

七月雨

贺政民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

七 月 雨

Qi Yue Yu

贺 政 民

*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)

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兴和县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7.875 字数: 182 插页: 2

1985年7月第一版 1985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2,065册

统一书号: 10089·322 每册: 1.10元

农历七月，北方多雨。

红柳村的世红妈，常常在工余饭后对孩子们讲：农历七月初七，俗称“双七”。这一天，是牛郎织女在鹊桥相会的日子。这一天如果落了雨，就不是雨了，而是牛郎织女洒下的辛酸的泪水。

二

农历甲辰年（1964年）的七月初七，刚从县中等师范学校毕业的吕莲芳，被分配到县级机关的所在地柳河镇当小学教师了。

这一天，柳河镇降了一场毛毛雨。天空象一张马尾织成的灰色罗底儿，不住地向下筛着亮晶晶的细粉末儿。小镇的街面上，面尘儿似的细雨，纷纷扬扬，无声地编织着连天漫地的一片迷濛；街面上的一切，全都变得似有似无了。街道两旁的垂柳，仿佛被谁给蒙上了面纱，把树冠上的绿色过滤得只剩一个大意了。垂柳下，老头们照样还在下象棋。敲棋子儿的声音，在湿气里显得特别清脆悦耳。小饭铺门前那罗圈儿上裹着一层红布的幌子，不仅被细雨打湿了，而且还被雨丝儿搅得有点儿晕眼呢。商店门前菱形的白布凉篷下面，有人还在吃凉粉。街筒子里的黄土路面上，冷雨激起了地气，仿佛有一层带状的云雾在地面上缭绕。尽管街筒子里充满了迷濛，可有一位正在赶路的素衣洁面的年轻妇女，终于还是引起了同路人的注意：身边这位拎着手提包的妙龄妇女，容貌儿实在是太出众了。有人终于认出了她，心里不禁一震：“啊！这不就是在师范学校读书的那位‘地方西施’吕莲芳吗？”

正是在这一天，柳河镇小学要召开欢迎新教师的茶话会。

茶话会就要召开了，吕莲芳不歇气地赶着路程。

吕莲芳人很年轻，模样儿又出众，再加上毕业考试的成绩特别优良，一进柳河镇小学的校门，便引起了冒雨来迎接她的年轻教师的注意，一个个都把艳羡的目光投向她。

“吕老师，欢迎你！”在校园的门口，老校长紧紧地握着吕莲芳的手，“欢迎！欢迎！”

老校长的话音还没落，簇拥在他身后的男女教师们，便以热烈的掌声来响应了。

刚刚走到社会上来的吕莲芳，被如此热烈的场面搅昏了头脑。她心里敲着鼓，脸上飞着红，竟连一声道谢的话都没有讲。

校园很大，也很美。老校长替吕莲芳拎着手提包，同教师们一道，步履蹒跚地向校园深处的会议室走去。

面对吕莲芳这个年轻美貌的新教师，男同志固然有男同志的感想，女同志也还有女同志的看法。她们不住地耳语着：

“这位吕老师，比年画上的美人儿还漂亮。要是能给她拍一张彩色照片，印成年画，发行量一定不会少。”

“真要是让她上年画，恐怕还得给她换一身衣裳吧。”

“我倒不这么看。你仔细瞧瞧人家那身衣裳：虽说是布料，素花，倒也美观大方，好象把脸盘儿衬托得更好看了。——我不懂美学。黄老师，你是搞美术的，你来谈谈自己的看法吧。”

“我跟你的看法相似。白石老人画的牡丹花，全都配的是黑色的叶子。看来，人的衣着打扮，也要讲究分寸，不能喧宾夺主。”

女同志们的这些低声细气的议论，就象手表的秒针在“铮铮”地运行，吕莲芳全然听不见。再加上围在她身边的那几位

大姐，不住口地问长问短，这就益发分散了她的视听。

“吕老师，你今年二十几岁了？”有位绰号叫“副部长”的胖大姐又在发问了。

“二十三。”吕莲芳含笑回答。

“一点都不象二十三的样子。”胖大姐的目光，在吕莲芳的脸上绕着圈儿，“看上去倒象是十八九岁，真面嫩！”

“父母亲都还健在吧？”有位两鬓斑白的大姐也开了口。

“父亲早在解放前就去世了。”吕莲芳忽然收起笑容，“是寡母把我拉扯大的。六〇年双七那天，母亲也过世了。”

“看样子，你还没有结婚吧？”胖大姐终于把自己最关心的问题，巧妙地提了出来。

吕莲芳笑而不答。眼下她正在度蜜月，不好意思讲出口去。胖大姐一眼就看穿了她的机关，赶忙追问道：

“你爱人在哪个单位工作？”

吕莲芳腾地红了脸儿，把回话的声音压得很低：

“他没有参加工作……”

“这么说，你跟他是同学？”

“曾经同过学，后来他失学了。”

“他失学以后干什么去了？”

“在红柳大队参加劳动。”

“挣工分，还是挣工资？”

“农民嘛，自然是挣工分了。”

“呀！吕老师，你不会是骗我吧？”

“初次见面，我怎么会撒谎呢。”

“这么说，你们一定是包办婚姻吧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偏要嫁给个农民呢？”胖大姐不停地眨着眼儿，

“吕老师，我是个冒失鬼，请别见怪。——我倒不是看不起农民。国家的主人嘛，怎么会看不起呢。我是说，你们今后的生活，而且是漫长的生活，会不会协调呢？——我可是一片好意呵，吕老师。请不要误会，啊！”

吕莲芳听着，听着，那颗火热的心，就象一下子掉进带冰凌的水里去了。她一时变得脸色煞白，但又不得不陪着笑脸。跟她同行的那位胖大姐，此刻正在为自己获得这样一则奇妙的新闻而高兴。转眼之间，胖大姐就离开了吕莲芳，跑到女教师们的圈子里交头接耳去了。

这时，吕莲芳的身边，倏然失去了热闹的气氛。有几位大姐仍然陪着她，但很少有人再向她盘问什么了。猛然间，从胖大姐所在的那个人圈儿里，传来了胖大姐的开心的笑声。这笑声就象一股带着冰凌的洪水，猛烈地冲击着吕莲芳的心。

会议室就在眼前。欢迎新教师的茶话会，马上要在这里召开。然而吕莲芳却不想去登会议室的门了。

“我的老毛病又犯了。”吕莲芳突然停住脚步，转过脸去对老校长说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老校长吃惊而关切地询问。

“可能是美尼尔士综合症。”吕莲芳用指头摩挲着自己的太阳穴，故意作出头晕的样子，“今天的茶话会，我不能参加了。”

“这……那就改日再开吧。”老校长着急地说，“我先陪你到医院去看看。”

“不必了。”吕莲芳忙用微笑来安慰对方，“这会儿仅仅有一种发病的预感。我自己能走得回去。”

“不管怎么说，我也要陪你到医院。”老校长的眼睛里，闪烁着父亲般温暖的光。

“不，我自己去。”吕莲芳口气坚决。她一面从老校长的手里接入手提包来，一面用饱含歉意的目光久久地回视着老校长。

老校长莫名其妙地眨着眼儿。搞了几十年教育工作的他，一时竟摸不透这个女娃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。

三

吕莲芳没有到医院去。她要到县委去倾诉衷肠，请调工作。

在通往县委的路上，吕莲芳的心情很不平静。在她的眼睛里，漫天飘洒的濛濛细雨，仿佛是从天上织女那睫毛罗成的网里筛下来的泪水。面对此情此景，她真想痛哭一场，好好把憋在心头的闷气排放排放。

转眼之间，她就来到县委大院。从未进过县委大院的她，一跨进县委大院的门，心就跳了起来。好在县委书记郝开明，前几天在师范学校的毕业典礼仪式上，作过一次报告，给吕莲芳留下了极深的印象。老人家身为县委书记，却没有一点官架子，没有一点大干部的派头。在作报告的时候，他不时地流露着对于庄稼人的同情。当吕莲芳做为毕业生的代表登上讲台表决心的时候，郝书记非常高兴，热情地同她握了手。当时，老人家的目光竟是那样地慈祥，温暖，诚挚，热情。“好吧，今天我谁都不去找，单找郝书记。”吕莲芳终于拿定了主意，“要是公务员不给我指门子，我就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查找，不信见不着郝书记！”

说来也真凑巧，吕莲芳刚走到传达室的窗口外，一回眼发现：郝书记正从走廊的右侧拐了过来。

“郝书记！”吕莲芳不假思索地迎了上去，“我正是来找您的。”

郝开明认真地打量了吕莲芳一眼，好象在哪儿见过面。定睛一想，哦！这不就是师范学校的那位毕业生代表么？

“小吕，我老了，差点儿认不出你来了。”郝开明抱歉地笑了笑。旋又关切地问道：“你分配到哪个学校了？上班了没有？”

一听郝书记还记得她，开口就提到她的分配问题，吕莲芳高兴极了。她真不好意思在这样的时刻，给这位日理万机的老人出难题。然而，事情已经发展到这等地步了，不向这位好心肠的老人倾诉一下衷肠，请调的问题就无法解决。沉吟了许久，她只好把实话直说了：

“我正是为分配的问题来找您诉诉苦哩！”

“诉苦？”郝开明笑了，“凡是肯向我诉苦的同志，我都欢迎。只要同志们愿意向我捧出心来，我决不会把肺还给同志们；同志之间，只能以心换心嘛。”

吕莲芳听了这番话，更加佩服这位老书记的思想作风。她相信自己的这种直感是靠得住的，站在她眼前的这位老人是完全可以信赖的。于是，她跟着郝开明来到县委第一书记的办公室，没等入座就打开了话匣子。她的家庭境况，她的人生遭遇，她的婚姻大事，她的愤怒和不平，全都要解开口儿，咕嘟咕嘟地向这位老书记倒出来。

“为了说明情况，我得从头说起。这样就得多占用点时间，可以吗？”吕莲芳就象在自己的长辈面前一样，生怕给对方增添了麻烦。

郝开明起身给吕莲芳倒了一杯水，实实在在地回答道：

“今天正好是个雨天，反正我也下不了乡了，你就慢慢往下

讲吧。”

吕莲芳赶忙站起身来，双手接住了水杯。在她的感觉里，老书记送来的不是水，而是一杯酒——给她增添勇气的酒。她一面用嘴吹拂着水杯里的热气，一面认真地构思着自己将要反映的情况的顺序。

“随便谈吧。”郝开明温和地笑着说，“县委书记也是人嘛。别以为县委书记就是真理的化身。”

郝开明的大实话，唤醒了吕莲芳。她连着喝了几口水，终于心平气和地讲了下去：

“我是个苦命鬼。自己还没有长大成人呢，父亲就去世了。——我并不是迷信神鬼。我是说，我的命运不佳。——父亲是长工出身，也是个苦命鬼。他好不容易才离开了地主的家，跟我妈结成夫妻，没想到我妈刚把我生下，他就得了一场重伤寒，因为没钱治病，没过多久便去世了。我是由寡母拉扯大的。为了抚养我，我的寡母不知吃了多少苦头。

“解放了，贫苦农民翻了身。可是我家的日子，仍然过得很艰难。土改以后，村里办起了小学校，我也正好到了入学的年龄。那时候我不懂事，眼看着别人家的女孩子都入学了，我也就缠着妈妈不离身，硬要到学校去报名。没想到妈妈当时确有她的难处。娘儿两个分得的土地，单靠妈妈那个多病的身子，能经营得过来吗？幸好我家有个老邻居，姓马，也是贫农，阖家老少全都是善良的人。伯父名叫马二秃。伯母的真名儿究竟叫什么，我当初并不晓得，反正人人都称她‘世红妈’——她的大儿子叫马世红。伯母听说我要去上学，妈妈又有难处，她便跑到我家来安慰妈妈。伯母说，她家人口多，劳力也多。我家的土地，她家愿意帮助耕种，而且是毫无代价的。

“这么一来，我就顺顺当当地入了学，心里不知有多高兴。

伯母的大儿子马世红，从各方面看，都跟了他那两位勤劳善良的老人。马世红比我大两岁。我们俩从小就在一起玩耍，也算是青梅竹马吧。当时，我们又肩并肩地上了学，而且是同班，接触的机会就更多了。同学们都逗我们是‘将来的一对儿’，说我是‘祝英台’，说马世红是‘梁山伯’。当时我们俩年纪都还小，全然不把同学们的戏话搁在心上。我们俩照旧是相跟着到校，又相跟着回家。有时候，我们当然也拌几句嘴儿，可是哭过鼻子以后，全都忘记了，该玩就玩，该笑就笑，哪怕是一块白面馍呢，也要分成两半儿，诚心诚意地搞‘绝对平均主义’。

“合作化以后，各家的土地都归了集体。我妈多病，但她仍然要挣扎着下地干活。每到年终决分的时候，我家的工分所得，总是连口粮款都抵销不了。队里每年都要从公益金里抽出钱来给我家补贴。不过，补贴毕竟是补贴，很难解决家庭里的全部困难。剩下来的许多困难，包括我的学费书费在内，全得靠伯母家来给我们补贴了。好在伯母家不分老少，都很同情我们娘儿俩，补多少也没意见。伯父好象还有点儿封建意识，背下里总夸我妈守贞节，有骨气，还说我妈是全村妇女的榜样。

“五八年春上，村里开始搞大跃进。我妈明明是个多病的身子，也得硬着头皮去参加‘余太君战斗队’。强强儿支撑到阴历的六月底，她老人家就大病不起了。这时候，恰好赶上我高小毕业，面临着上不上初中的问题。我当时虽说年纪还不算大，可也懂不少的事了。我想，上学的事可以暂不考虑，给妈妈治病要紧。为了给我妈治病，伯母家把伯母当初的嫁妆都卖掉了。多好的红漆躺柜呵！伯母自从嫁到马家以来，哪天不用细软的抹布给它打几次亮儿呀！可是她老人家重情义胜过了重嫁妆，一咬牙就把它卖掉了。没想到，她老人家下了这么大的

决心，也没能救下我妈的性命。我那可怜的寡母，终于不行了……”

吕莲芳讲到这里，怎么也讲不下去了。她明明在无声地哭泣着呢，却硬是不让泪水涌出来。郝开明的眼睛早已湿润了。他由此而联想到，在战争年代里，自己曾经遇到过多少象世红妈这样的老大娘呵！现在她们的日子过得究竟怎么样？难说！

办公室里，静得只能听到挂钟的滴答声。吕莲芳和郝开明的心，似乎都在合着钟摆的节奏而跳动。

吕莲芳终于平静了下来，接着前面的话讲下去：

“我妈临终之前，把我和世红叫到她身边。那天正是阴历七月初七，就象今天似的，外面下着毛毛细雨。我妈一手抚摸着我的脸蛋，一手抚摸着世红的脑瓜，当着伯父伯母的面对我们俩说：‘多少年来，我一直在看着你们兄妹两个往大长呢。如今总算长大了。这我就放心了。莲芳这孩子，既姓吕，也姓马呵！看来，我这病是不行了。在离开你们之前，我只想留下一句话：你们两个要是都愿意，那就……’没等妈妈把话说完，我就一头扑在她老人家身上，哭着向她老人家宣了誓：只要世红愿意，我生是马家的人，死也要做马家的鬼。世红呢，也红着脸儿表态了。这门亲事，就这样定下来了。我想我妈在合上眼皮的时候，心里是明净的，无牵无挂的。她老人家守了几十年寡，今天总算圆了心，如了意了。我这个做女儿的，既为她的死难而深深地悲痛着，也为她的终于如愿而感到宽慰。

“妈妈的丧事，自然都是由伯母家来料理的。那时候，伯母家的日子也并不那么宽裕。为了安葬我妈，伯父征得自己父亲的同意，终于把早几年为老人家预备下的寿木，让我妈背了去。世红的祖父当时年事已高，他老人家能够把自己的寿木让出来，全村人哪个不感到吃惊啊！

“安葬了妈妈，我和世红便考入红柳村小学附设的‘戴帽子’初中。从初一到初三，我的一切费用都由伯母家负担。这副担子委实太重了，难为他们了。六〇年夏末，我和世红初中毕业。当时正是困难时期，伯母家自然也是‘糠菜代粮’，日子过得很艰难。在那样的年月里，一个普普通通的贫农家庭，要想供养两个孩子同时到外地去上高中，实在是难以办到的。那时候，只有柳河镇中学才设有高中部，另外还附设了个师范班。到柳河镇中学来上学，每人每年少说也得从家里带几百斤粮食来，这能受得了吗？这下子，伯父伯母可为难了。不过，伯母一咬牙，决策就出来了：让我去报考，把世红留下。伯母对世红说：‘莲芳是个女孩子，身子又很单薄，让她去接着念书，到头来总能找到个挣工资的工作。你呢，不管怎么说，总算个五八尺男子汉，扛日头刨地坑，有的是力气。’我哭着恳求伯母不能这样做，伯母硬是不依我。世红窝在炕头上睡了两天闷觉，终于同意了伯母的主张。为了给伯母家节省点儿费用，我决定去报考柳河中学的师范班——后来又发展成师范学校了。”

“那些日子，我整天在家里闷头做功课，生怕考不取打了伯父伯母的脸。世红呢，白天下地干活，夜里又帮助我复习功课，有时竟能陪我复习到窗纸发亮。伯母见我一天天地消瘦了下来，心里自然疼得慌。她老人家每天不知要揣摸多少回鸡屁股，目的无非是为了给我煮几颗‘荷包蛋’吃。若说我命苦吧，未必全对。您看，我刚刚失去了亲娘，便又续了个跟亲娘一样的娘，这难道还算命苦吗？”

吕莲芳说到这里，满眼都是感激的泪花。郝开明深深地地点了点头，十分感慨地插了一句话：

“老百姓的心，甜啊！我们这个世界要是没有他们来支撑，早散架儿了！”

吕莲芳拭去泪花儿，接着前面的话说：

“临上考场的头天夜里，我路过伯母的窗前，忽然听到屋里有刘家婶子在讲话。刘家婶子对伯母说：‘老姊妹！你心眼儿再好，也不能花上银钱买一双翅膀，硬给人家莲芳往身上插呀！你累死累活地供养人家上学，日后人家毕了业，找到了工作，不就远走高飞了吗？你总得为自己的儿子想着点儿！’您猜我伯母回答了些什么？她说：‘莲芳妈死后，莲芳就是我的亲闺女了。不管儿呀，女呀，都是我心上的肉。假如莲芳当真能远走高飞，走南闯北，我能不高兴吗？那时辰，我情愿让世红打光棍。话说回来，我家世红既不缺胳膊，也不少腿，总不至于一辈子打光棍吧。’我听到这儿，真想闯进屋里去给伯母下跪！刘家婶子走后，我赶忙跑到伯母这屋，流着眼泪对伯父伯母说：‘我还是那句老话：我生前是马家的人，死后也是马家的鬼。假如我真考上了师范，头一天毕业，第二天就跟世红哥到公社去登记。我要是变了心，不得好死！’伯母见我赌咒发誓，吓得脸都白了，慌忙伸手堵住我的嘴，对我说：‘咱不讲迷信也得讲点儿吉利吧。明天你就要进城赶考了，不能再讲这种不吉利的话！’您听听！她老人家当真是我的亲娘啊！”

吕莲芳的眼圈儿，不知不觉地又红了。她赶忙端起了水杯，用喝水的动作来掩饰自己过分的激动。

这时候，郝开明很想抽一支烟，可是怎么也擦不着火柴。他显然是把火柴棍儿倒过来划着，这能划得着吗？

吕莲芳连着喝了几口水，才又把话接下去：

“一个多月以后，我就被柳河镇中学的师范班录取了。接到录取通知书以后，伯父伯母高兴得连觉都很少睡，连夜为我准备行装。世红呢，表面上称我是‘大学士’，心眼儿里却为我兴奋着哩。他从来都不唱歌，那几天却常常胡乱地哼着些

小调儿。看得出来，他对我是十分信赖的。

“我动身前的那天夜里，世红到我的房间里来看我。一进门，他的脸就红了。这时我想，世红为我做出了很大的牺牲，我得借这个机会，温暖一下他的心。我发现他的上衣少了一道钮扣，就找来针线筐箩儿，脸对着脸地为他缀钮扣。我原以为象他这样年纪的小伙子，在这么好的条件下，必然会冲动起来，主动来亲热我的。没想到，他的脸儿，一时竟红得象个猪肝儿似的。他总是想方设法地向后扯着身子，生怕跟我的距离凑得太近了。我不相信他竟没有年轻人的那种冲动，我只感到他纯洁得有点儿透明，可爱。我故意把缀钮扣的时间拉得很长。这是因为，在我的感觉里，我跟他的身子虽然没能贴在一起，但是我们的心，却是紧紧地贴在一起的。今天，我所以要把这个场面原封不动地向您摆出来，无非是想表明这样的意思：我跟马世红，不是没有爱情。只是我们这种表示爱情的方法，显然还带着庄稼地里的那种‘土气’，并不怎么时髦就是了。”

郝开明听到这儿，忍俊不禁地笑了。吕莲芳也笑了。笑罢了，吕莲芳又说：

“我在师范学校读书的这三年，正赶上国家处于经济困难时期。在这三年当中，伯母家为我献出了多少血汗，给我带来过多少温暖，我不讲，您也可以想象得出来。今年，我总算毕业了。毕业考试结束的那天，我首先考虑的不是什么毕业之后的工作分配问题，而是如何实现我曾向伯母讲过的诺言：‘头一天毕业，第二天我就跟世红哥到公社去登记。’不巧的是，刚刚举行过毕业典礼，天就下起雨来了。通往我们公社的客运班车，至少在两三天内是通不了车的，因为咱们这儿仍然是土质公路。哎呀！这可让我怎么办呢？想来想去，我终于横下一条心：顶风冒雨，步行回家！哪怕丢了性命，也不能丢了信

用！

“五十多华里的路程，我整整走了十个钟头。布鞋被烂泥拽得没法穿，我就索性甩掉它，光着脚丫儿走。赶我回到红柳村的时候，村里人已经吃过晚饭了。这时候，我浑身几乎没有一点儿力气了，真想倒在村道上的泥汤里歇缓一下哩。碰巧在这个节骨眼儿上，世红披着条麻袋路过这儿。一见我的面，他就惊呆了，好半天才问我：‘你怎么大雨天赶回来了？’我话里带刺地回答：‘我是为了严守信义。哪能象你似的——举世闻名的健忘大将！’他吃吃地笑了一下，再没有吭声。过了一会儿，才算从牙缝儿里挤出一句话：‘我背着你回家吧。’他自然是诚心诚意的，可我能让他背着回去吗？”

“谢天谢地！我总算到家了。我一进伯母家的门，伯父伯母全都愣着眼儿不会动弹了。世红慌忙拿来一面镜子让我照：天呀！我简直成了一只落水鸡了！这时，伯母就象遇到了危患者似的，急得只会在地上打转转，竟连给我换身干衣服的念头都冒不出来。伯父见我光着脚，慌忙把他的山鞋脱下来，结结巴巴地劝我把它穿上。您瞧这家人家有多可爱呀！”

“第二天，天刚放晴，我就跟世红到公社领了结婚证。在返回来的路上，世红仍然不敢靠近我。我问他为什么这样疏远我，他红着脸儿回答：‘还没吃喜呢，就挨挨靠靠的，让人家笑话。’这时，我想，他这个人，看来命运还不算坏。要不是命运把我们紧紧地连在一起，凭他这个老实巴交的劲头，那些喜欢花哨的姑娘们，能忍受得了吗？”

接下去，吕莲芳把她在柳河镇小学的那番遭遇，毫无保留地讲了出来。要讲的话全都讲完了。她轻轻地舒了一口气，顿时感到心清气爽，就象大热天走进了碧绿的西瓜田，即使一时还吃不到瓜，心里也感到一片清凉。